

迎春花

■王杏芳

去湘南打一场球赛

生活就像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,而体育,则是其中最耀眼、最坚韧的线条。

小时候,我就对运动情有独钟,还是学校的体训生。学校的操场,是我心灵的乐园,是我肆意奔跑的天地。每当体育课铃声响起,我就像一匹脱缰的小马,兴奋地奔向操场。

在排球场上,我和队友们肩并肩,一起跃起,一起扣杀,排球在我们手中传递,每一次击球都让我感到勇于拼搏的力量。而在羽毛球网前,我轻盈地挥动球拍,紧盯着飞来的羽毛球,享受着敏捷与技巧的美妙结合。

那时候,我们经常代表班级参加比赛,无论是篮球还是排球,我们班总能夺得年级冠军。说起篮球,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次学校组织的高二女生篮球比赛。为了能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,我们积极备战,哪怕是在炎炎夏日的午后,我们也满怀热情地冲向操场。

那时候,我们的球技还很青涩,投篮姿势也不规范,但我们团结合作和勇于拼搏,夺得冠军。“中锋”沃同学掩护我进球,才能让我这个“得分后卫”连续轻松进球七个。每当篮球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,空心入网时,心中的喜悦和成就感就像烟花一样在夜空中绚烂绽放。那一刻,所有的付出和汗水都化作了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满足。

就这样,体育的时光伴随着青春的汗水,让梦想在我心中生根发芽。

前些年我就听说影视明星韩栋对家乡湘南村的体育事业非常热心,心里不由得对他产生了敬意。2022年镇级篮球赛筹备的时候,韩栋经常回到家乡,和大家一起训练。

湘南村的人说,韩栋如普通队员一样,和大家一起在场上挥汗如雨。他耐心地纠正每个人的投篮动作,从腿部发力到手臂伸展,从手腕抖动到身体平衡,他都一一指导,毫无保留地传授自己的赛场经验和技巧。

比赛那天,赛场周围人山人海,热闹非凡。韩栋站在人群中,眼神坚定而炽热。他大声地为球队呐喊助威,声音洪亮,仿佛有魔力一般,激励着队员们奋勇拼搏。

在一场比分胶着的比赛中,球队陷入了困境,队员们脸上都露出了焦虑和紧张的神色。但韩栋却临危不乱,他迅速召集教练和队员,调整战术。他的眼神专注而沉稳,语气坚定有力,简短的话语指明了突破的方向。他的鼓励和信任,就像一束温暖的光,驱散了队员们心中的阴霾,让他们重拾勇气和信心。

最终,在队员们的紧密配合和全力以赴下,球队成功突围,夺得了冠军。那一刻,胜利的喜悦笼罩着湘南村,欢呼声在村庄上空久久回荡。

转眼间,时间来到了2024年。湘南村篮球队在萧山区村BA赛场上再次续写辉煌,一路过关斩将,跻身四强。虽然因为种种原因,我没能亲自到现场感受那热血沸腾的比赛,但通过网络、通过湘南村人的叙述,我仿佛身临其境,目睹了赛场上的精彩瞬间。

队员们在场上就像猎豹一样疾驰,传球精准无误,投篮时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和决心。篮球带着他们的梦想和期望,呼啸着飞向篮筐。他们展现出的顽强拼搏的精神,就像夜空中璀璨的星光,照亮了湘南村的体育之路,也成为了激励众人追梦的强劲动力。

岁月流转,如今,因为工作的原因,我运动的时间少了,但对体育的热爱却像陈年的美酒,越久越醇厚。单位组织的教工运动会,我总是积极参加,报了所有能报的项目。

湘南村的篮球故事,就像一颗蕴含无限生机的种子,它让我明白,体育不仅仅能强身健体,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和寄托,是一种跨越时空、种族和性别的伟大力量。

就像湘南村篮球队的历程一样,无论前路多么艰难,他们始终怀揣着对体育的热爱和执着,奋勇向前,毫不退缩。这种精神,不仅属于湘南村篮球队,更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人生路上的珍贵财富和精神支撑。

愿湘南村的篮球梦想像雄鹰一样展翅高飞,在未来的天空中自由翱翔,铸就更多的辉煌。而我,也将带着对体育的热爱,在自己的人生赛场上坚定优雅地奔跑,无畏风雨,全力追逐属于自己的梦想之光,书写属于自己的绚烂篇章。

真想去湘南村打一场“篮球赛”……

尘世间

■冯文丽

从《渴望》到《小巷人家》

电视剧《小巷人家》讲的是寻常巷陌人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上世纪末前后的故事,是小家庭在大时代变迁中的社会记忆。从庄父到庄超英,维系代际关系的是“孝”,但在个体意识突出的当下,剧的叙事突出了孝道中“愚孝”的一面,从而将传统家庭模式在社会转型中“终结”了。

传统的“孝”维系了“家”几千年的代际传承。《红楼梦》中贾母当众训斥儿子,贾政只能跪地赔罪。巴金《家》中,大哥觉新承受延续家道的重任,顺从隐忍,他的弟弟们则叛逆离家。《红楼梦》预示“家”衰,巴金则用笔墨“拆家”。经五四洗礼,“家”被否定,孝被批判,个体意识觉醒,许多人冲出家庭。百年中国,“家族”变成现代社会的小家庭。在《红楼梦》称“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”的苏州,《小巷人家》叙述着里巷小家庭在现代社会进一步的变迁。庄家老父母竭力想通过大儿子顺从并付出的“孝道”,来控制整个家庭。这在庄超英身上表现为“愚孝”的倾向,逆妻子及儿女之心,得不到大家的认同。剧中,传统的家道终在社会转型中陨落。

长子庄超英是生活在当下的觉新。他长大的时代,传统的孝道观念在家庭中还浓厚。费孝通谈到,乡土中国的“家”,“主轴是在父子之间,在婆媳之间,是纵的,不是横的。夫妇成了配轴。”即,父母和儿子儿媳是上下关系,是纵轴、首要的。儿媳是外来人,儿子与她的关系是横的,是配轴。父母把子女拉扯大,把家庭有限的资源用在对他们有益的人身上,如给大儿子读书,让小儿子顶职,女儿则下乡去了贵州。重男轻女是有深厚的生产关系基础的。大哥庄超英虽然受了现代教育,但在家庭意识上,他受父母子女是纵线主轴的观念根深蒂固。父母让他回报整个家庭,就

对父母言听计从,以博得认同。“不孝”是儿子难以承受的骂名;但他娶媳妇并独立门户时的80年代,苏州社会经济发展,现代工厂给妻子黄玲以社会角色,分了她一套小房子,使她拥有了在庄家人面前不卑不亢博弈的硬气,从而能夯实自己的小家。庄超英则是当代的觉新,屈服于父母与妻子对立。而黄玲是个体意识强的女性,不是《家》里善良顺从的瑞珏。黄玲一直外柔内韧地与“主轴”结构相抗争,改变夫妻是配轴的处境,成就了儿女优秀的小巷一家,庄超英在“觉新”与“觉醒”间的转变是电视剧的一个看点。

观众可能对庄老夫妻的偏心和控制欲感到气愤。其实他们年轻时的家,就是巴金《家》里的氛围。家长是权威,他们需要服从。多年的媳妇熬成婆,等到他们做家长,延续的是上一辈的模式,以孝的名义,控制大儿子顺从,交出部分工资,维持家的传统模式。但到黄玲进门的80年代中后期,小家庭分出去了。个体意识、男女平等、独立自主激荡着小家,老两口的权威在经济大潮的新意识下想强力维持但日渐式微;天下父母难免偏心,精通事理如贾母者,大儿子也暗戳戳喻示老太太偏心,只是庄老夫妻偏心小儿子太分明。不平衡撬动了传统家庭的融合模式。父母经济力弱,但控制欲强,他们被塑造造成自私偏心、滋生不和谐的负面家庭成员。传统模式的“家”在内患外困下“终结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《渴望》曾经风靡全中国,善良忍让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刘慧芳维系了“文革”中动荡支离的家,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美德典范。30年后的剧中,黄玲的做法与刘慧芳不同,她在家中不委曲以求全。她尽力维护自己的小家,坚持原则,与公婆小叔子邻居周旋,尽心护犊,对丈夫则怒其愚孝,赢得了观众的称赞。与刘慧芳最后心力交瘁不同,她收获了儿女们的亲爱和尊重。可以说,从《渴望》到《小巷人家》,影视剧在表现中国家庭时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,终结了代际延续的不良基因,开启了家的新型关系。



《家和万事兴》杨祯柔作

醉花阴

■赵雪峰

奶牛乳房上的地球仪



《难以承受》赵雪峰作

漫画《难以承受》是《中国国土资源报》“地球日特刊”向我约的稿。谈及此画,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“世界地球日”。这个日子是由美国的盖洛德·尼尔森和丹尼斯·海斯于1970年发起的,旨在提高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,动员民众参与到环保运动中来。该节日的设立背景是当时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,盖洛德·尼尔森和丹尼斯·海斯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创造一个清洁、简单、和谐的生活环境。每年4月20日的地球日,全球都有超过10亿人参与到各种环保活动中,“世界地球日”已然成为全球性的环保活动,半个世纪以来,这一天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间环保节日之一。

《中国国土资源报》从保护环境出发进行组稿,而保护资源同样是在保护环境,于是我开始构思:地球日一定要以地球的形象或相关地球喻义的形象来表达,这是毋庸置疑的,但是采取哪个角度来切入,自由在作者。

如何表达资源的无度开发,这是此画的眼睛。

我把地球的版图布置在奶牛的乳房上,让乳房扮演地球,“地球”已现于瘦,被狂挤,流出的奶让读者很容易联想到地球的资源日渐枯竭。而牛奶是没有情感的,它只在流出,看不出痛苦,因而要用瘦骨嶙峋、体弱如柴的奶牛来强化地球的痛苦。这还没完,堆满一地的空桶上写着“无度开发资源”,借此警告人们:倘若地球的资源断供,桶们也一起玩完!

职场事

■戴琴雅

阿创的“爱情”

阿创追李静已经很长时间了,毛估估,三年多了,从李静研二开始,如今,快博士毕业了,阿创的爱情,却还悬在半空,兄弟们看不过,给阿创出主意,什么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,什么“生米煮成熟饭算了”,什么“找个更好的气死她”等等,但阿创有点死心眼,非要一条道走到黑。

为了给这个榆木脑袋开窍,一帮损友特意开了个座谈会,主题是“李静到底喜不喜欢阿创?”

会议首先要求阿创讲讲他和李静交往的细节。阿创说,“其实李静对我挺好的,上次校庆舞会,人家男生有请,李静都是大大方方的,我请她,她是退步走了。”

哈哈,参会人都笑死了,人家明显是拒绝嘛,这个智商160的家伙,真是少了根情弦。

“哪里,这不算拒绝,从女生心理分析,李静是担心你们起哄。”阿创死鸭子嘴硬,自己不会察言观色,还上升到心理高度去分析,简直O到家了。

接着,阿创又爆料了李静不吃他打的饭,李静故意不坐他占的位,这样那样,在我们非当事人看来都是很明显的信息——李静不喜欢阿创。

最后,会议开不下去了,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觉得阿创没戏,但阿创自己却觉得他戏份很足。

这样不咸不淡又过了半年多,某天,阿创兴奋地跑来找我们,说他接到李静的短信邀他去“静工作室”聊聊,哈哈,不好意思,我前面忘记交代了,李静读博期间,开了家小小的心理诊所,其实也就一找人聊天演习课堂内容的地方,李静给它取了个高雅的名字,叫“静工作室”。我手快,抢过手机一看,上面写着,“阿创你好:下午一点方便的话你来静工作室坐坐。”

哈,这回看来是真的了,我们一帮人赶紧帮阿创“出谋划策”,人家李静的橄榄枝好不容易伸出来了,咱哥们得辅导他接着啊,为了这事,连最吝啬的室友庆林都慷慨赞助了一打红玫瑰。

阿创兴奋地哼着小曲走了,我们几个也悄悄尾随到了工作室,“啊,怎么回事?来了这么多人。”

我数了数,一个八个,难道静博士安排了群面?正在我们纳闷的时候,李静的小师妹来了,她说不不好意思,师姐临时让导师给叫走了,大家随意,师姐一个小时回来。

帅哥们蒙了,但到底个个高智商高涵养,一个也没离开,照镜子,理头发,都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心中的女神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,又一个小时过去了,整整等了半个下午,李静终于出现了,“不好意思,我故意来晚的,大家看看墙上的摄像机,感谢你们刚刚配合我做了一个心理测试,题目是男生在等候心仪对象时的各种表现?专业术语叫隐蔽调研。”

这下,阿创们气坏了,纷纷要求李静将带子删了,唯独创博士,站起来,深呼吸,“各位兄弟,我代李静给大家赔不是了,课题需要,大家见谅,这样吧,晚上我做东,大家不醉不归。”

后来,阿创的爱情真的开花了,套用李静的话说,如果有一个男人肯陪着你一起傻,那就别等了,赶紧嫁了吧。

尖尖角

■巫盈润

闲适自得最是诗意

“诗意的栖居”是众人的美好追求,但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见解。或说“山水之乐,得之心而寓之酒也”的与民同乐,或说“金樽清酒斗十千,玉盘珍羞直万钱”的富足惬意;或又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安乐自得。于我看来,田园栖居的闲适自得却是最具诗意。

诗意的栖居,是远离尘世喧嚣的良方。是晋时陶渊明对于官场钩心斗角的厌恶,而发出“误落尘网中,一去三十年”的感叹,最后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的欣喜。诗人从大自然中寻求精神慰藉,在几亩田园草地几所方宅草屋中修身养性。诗意的栖居,是人们在尘世中久经喧嚣捶打而寻得的一方宁静,宁静的田园生活带来了惬意,滤去了外界繁噪刺耳的杂音,是古今人们的静心安室。

诗意的栖居,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若说远离尘世喧嚣是一种逃避,诗意的栖居,更是对于自然的一种向往。可见李白笔下“飞流直下三千尺,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庐山瀑布;或见白居易笔下“几处早莺争暖树,谁家新燕啄春泥”的春季灵动;抑或是刘禹锡写下“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”的秋日美好。山水风景,秀丽动人。诗意的栖居更是在山川河水、一草一木间享受自然,与自然共生,在自然中寄寓身心。

诗意的栖居,是一次养心修性的修行。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在田园栖居中修身养性,“心远地自偏”。也如林徽因所说:“真正的平静,不是避开车马喧嚣,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。”田园栖居更重在提升我们的情操、气质与人格境界,教会了我们返歌生活中的无限美好,体会到静心生活与淡然处之的可贵。

田园栖居,是最具诗意的。从远离喧嚣到与自然共生,再到养心修性的精神修行。田园栖居渐渐教会人们抛去物质,懂得宁静处世,不断发展自我的精神世界。或是安乐自得,或是随性洒脱,成就了人们独特的生活情操与气质。

田园栖居,教人们守住了一份恬淡,舍去了一份世俗的欲望。